



04126

凌忠介公奏疏卷四

烏程

凌義渠著

侯官

王有齡雪軒刊

山陰

邵懋勳紀常重刊

遵旨查明紅本封進疏 三月二十七日具題

為遵旨查明紅本封進事臣於本月二十四日遵旨即將原敘
勇一營副將孫應元紅本封進二十六日奉聖旨孫應元疏辭
內稱世職這紅本係是加級且奉旨月日俱屬不侔還著查明
封進欽此欽遵臣再查得兵部左侍郎暫署部事王業浩題為
襲替復職併職陞職授職優給事紅本一本內併職世襲款內
有孫應元姓名於本月十三日奉旨與前月日相符理合謹封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十一

進覽該臣竊於此案不能無疑焉查職方司題敘孫應元原疏
奉有明旨止云孫應元加實授一級署銜一級並無世襲字面
乃武選司突於襲職替職類題疏內將孫應元插入併職世襲
一款隨奉俞旨下部以致本弁具疏控辭二司就內參差情形
殊不可曉緣前旨止取題敘原疏兩疏未敢一時並進今奉旨
再相應據實題參伏祈皇上敕部回奏施行

四月初一日奉聖旨孫應元題敘奉旨原止加級至斬級功次
未經題明如何濶入併職款內輒擬世襲經承書役著錦衣衛
拿去併紅本內復併陞授諸款逐一嚴究情弊速奏仍著該司

官回將話來 初一日封發錦衣衛
初九日始發本科

爲大帥縱兵肆毒殊駭聽聞謹循職直糾仰祈敕下該撫按嚴
究確查務得真正克渠立行正法以肅軍紀以全民命事臣觀
自有流寇以來徵調不一處悉索無虛日斬馘屢聞而卒未收
蕩平之效者無他故將悍兵驕巧以避賊而勇以掠民法不行
於閩外其一朝一夕矣頃者鎮臣左良玉奉總理調度馳援江
北捷報三至理臣盛稱其功已經奉旨下部覈敘果真力任協
剿實心辦賊可相安于無言臣方獎成之不暇何忍故意吹求
乃若所聞師行無紀種種暴橫之狀有令人不堪述述不忍聽
者謹據實爲皇上陳之有謂賊分竄潛太山中該撫檄之入山
追剿竟以山險爲辭聽其飽掠狂逸而莫之顧者有謂其徘徊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二

舒六之間擁婦女稚兒千餘坐食巾月因河南監軍道臣力促
其行始從舒進發終未躡賊一步者此猶不過逗遛觀望數年
來尾賊之故智無足怪也尤可異者聞其壯丁公然衣紅而扮
賊裝蠶食四郊所過赤地矣且沿途淫掠慘酷異常匍匐赴愬
者踵相接漕撫以客兵不便苛索概置弗問矣如所傳一路排
牆拆屋掠雞豚無算者姑無暇縷指惟是扎營之處方圓數十
里婦女悉被奸污有陳文字家妯娌三人以攢姦而奄奄垂斃
者有舒城南關胡寡婦守節二十餘年突遭點辱蒙羞自縊者
離舒城三十里有含塘地方朱大之妻姦畢卽死者似此白晝
橫行與賊何異將以所聞爲虛何故被害多人姓名一一有據
果其所聞皆實彼時主將安在豈真如瞶如聾臣固不敢沒其

三戰三捷之功亦何得不列其縱兵殃民之罪是唯敕下該撫
按查審得實卽勒該鎮自行揆究務得一二爲首者立斬以徇
旣雪匹婦之冤兼紓萬人之憤該鎮姑准令圖賊自贖可耳臣
因之竊有懼焉督撫不足以制大帥大帥不足以制偏裨偏裨
不足以制士卒從來致亂之道惟唐季有之卽今者聖明在上
威斷獨持萬萬無庸慮然履霜戒心見微知著亦安可不防
其漸也至如山西總兵王忠者原以敢戰得名奉命援豫數月
以來堅臥不起理臣頻檄不應業付之無可如何矣近閱其甯
兵久戍思歸一疏若露若藏始終以兵譁藉口夫使兵果譁而
力不能制是委轡也若志在西歸而陰嗾之使譁是要挾也有
一於此鎮臣其何解焉併祈敕下理臣查勘該鎮近日情形若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三

何果否病非假託如有一毫出于諛卸要挾必罪無赦飭法紀
以尊朝廷馭將在此剿寇亦在此矣

初六日奉聖旨奏內左良玉縱兵淫掠事情著理臣嚴查據實
具奏王忠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劣弁再干軍紀疏 四月二十二日具題

爲劣弁再干軍紀彈文遂覺不靈謹據實查參特懇明旨嚴敕以信賞罰事兵者毒民於險之物所恃以驅駕一時惟此賞功罰罪兩大柄毫無錯貸耳臣猶慮武人冥行罔忌卽違繫戍配無虛日尙未足懲奸頑錮習可復令宜罪者不必罪應處者不卽處乎頃見山西健營署事中軍胡承嗣以貪淫激變被糾見經該撫按提問因憶此一胡承嗣卽臣同官張第元監軍時所參沿途搶掠奉旨從重議處之胡承嗣也據疏列嗜利漁色虐軍霸娼諸劣狀是卽去秋入衛沿途縱掠之故態怙惡不悛甘心扞網於該弁又何誅焉但查奉有議處之旨業踰半年仍令統兵行間再致禍延中土似此游移靡定威斷不行而望軍紀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四

之霜肅秋毫無犯庸可冀乎近樞臣楊嗣昌條覆安內一疏特拈賞罰二字爲剿寇收功之要著從此不僭不濫想見旂鼓一新特祈天語再行嚴飭以後凡屬議處之弁不論從輕從重一概作速處分在內若等待移時在外將瑕釁立見卽以承嗣爲前車可也至若甯武逃丁雖報就撫歸伍尙慮統帥乏人未免耳目無主難安易動總兵一缺不宜久虛樞臣雅重此選諮覈自不厭詳但期於目前一二日內卽行推補勒限受事造福巖疆不淺矣

二十四日奉聖旨胡承嗣著作速究擬具奏總兵員缺卽與推補該部知道

東事決裂已甚疏 四月二十二日具題

爲東事決裂已甚一誤豈堪再誤事照得緊急邊情往往捷於閃電間不容瞬在內尙首鼠兩端在外已蒼黃萬狀不由人從容打算三思後行者也卽如東島一案不知費幾許筆舌經幾許商酌粗具頭緒見在咨行而該島失守之塘報隨至矣據登撫揭稱敵賊水陸夾攻我兵正在衝打各官搬運家眷上船遂致兵民數萬人無固志一旦潰散似此狼狽情形竟不知該鎮平日料理何事數年來百般接濟倍極艱難一朝委棄如土畧不反顧亦安用多兵多將爲哉目前惟有扼據石城長山二島爲爭先緊著一則可以壯登鎮之藩籬一則可以聯海哨之聲息是宜專責陳洪範竭力撐持祛虛聲而圖實事策後效而贖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五

前愆料該鎮具有心知萬無規卸畏避之理然而所以守此者亦綦難矣目今難民紛紛西渡勢不得不加意收撫收撫旣眾勢不得不火食屋居二島幅員幾何糧糗幾何果堪纍纍多人結廬聚炊朝斯夕斯永永無恙乎此不可不慮者一也旣有叛人爲之羽翼復有麗人爲之嚮導伏械布謀自應在在有之設或接渡中間雜一二不可知之人目前卽有意外不可知之事宜就主客良賤擾聚雜處時熟思一清查盤詰之法毋或飼虎傷身延盜入室此不可不慮者二也二島旣屹成要地津甯向來運船當仍如皮島源源接濟不待言矣但叛人竄身皮島較往時漸逼漸近恐沿海茫茫一帶游哨聯艇四出兼以深箐僻嶼人跡不到之處船尤易伏藏萬一伺我餽運上下阻撓迎風

截奪爾時憑誰救護憑誰謀報此不可不慮者三也防海與防陸種種不同全視風信爲疎密我所知者二島牢鍵門戶耳倘敵縱一帆所如間道別窺疾於飛鳥該島忙不及應從何措手縱未易施往來邀擊之力令登鎮鞏於萬全亦當做聯絡傳烽之法俾西岸易於設備此不可不慮者四也事急矣今止據臣愚略陳梗概若徐聽部覆恐淹日時懇祈皇上卽賜裁決敕下飛檄施行

卽日奉聖旨這專責陳洪範扼守冲島併指陳島中可慮情形該部酌議速覆東江搬運家眷事情併著該監撫查明具奏

亥時封發本部
科隨送兵部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六

宣傳亳州兵變疏 四月二十四日具題

爲亳州兵變聲息近真乞敕該撫立行解散據實馳奏事兩日內微聞有亳州兵變一事因未見該撫接揭報恐屬傳訛適有自河南歸德來者云變起倉卒居民沿途竄奔州官致被拘執凌辱百端有薛鄉紳家罹禍最酷雖係往來行言頗似鑿鑿有據但未知此股叛丁來自何方見統何將以何故搆讐曰下有無收拾耳維毫介歸鳳之間輪蹄雜遝商賈輻輳向稱繁庶要區一旦難自內發蹂躪破壞必有不忍聞者矧流氛相隔未遠伏莽所在眈眈若不及時解散聽其勾連煽結豈止荼毒一方臣因是竊嘆師出不以律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數月以來一變於汴城之焚劫再變於藍田之襲據三變於沙鎮之譁逃戕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七

掠官民陵侮主帥之事一時遂成見慣操之過急動輒瞋目語難豢之太驕往往不遵調度是寬嚴均受其敝居中統馭者亦窮于無可如何矣今尙未悉該州失事情形若何或始而披猖旋就招撫地方見在分頭料理以此遲遲入告亦未可知但撲焰宜早不宜遲解鬪以智不以力安危緊關只爭呼吸伏乞敕下該撫相機操縱總期萬分詳慎要於戢兵安民而止至殺掠分股致變根由亦應作速查確據實一一上聞聽聖明裁奪者也

二十五日奉聖旨據奏亳州兵變該撫按何未見奏聞領兵何官激變何因著作速確查馳報該州逼鄰豫境著會同理臣速檄兵將相機剿定毋致蔓延流毒該部知道

黔楚警報並至疏

閏四月初三日具題

爲黔楚警報並至西南復見兵端乞敕二省在事諸臣熟審撲
剿機宜各求消弭大計毋或養癰貽患事竊見今天下瘡孔百
出東支西潰覓一塊乾淨土不可得維黔自叛日納款以來方
幸兵民暫時息肩可保幾年無事楚幅員雖廣僅餘長寶衡永
一帶未經寇躡耕鑿依然庶幾尙稱樂土乃近閱該撫按兩疏
黔則以西目復叛報矣楚亦以零陵等處賊情報矣思十年前
九五日夜焦勞廟堂不遑盱食填幾兵餉更幾督撫以從事水
西非爲此區區一叛孽乎業撲之方揚之日豈宜復噓之旣燼
之餘雖各目渙散無統地裂權分勢不能如往時合謀聚逞屢
我西顧然土酋中潛蓄異謀雄桀自命者不少乘機構擾安保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八

其必無是亦黔疆文武將吏不容不及時早計者大都夷性臣
叛靡恒惟恃擒縱在我或窺我志意倦而徵調艱敢於鳴張豕
突則不得不懼之以兵威或憚我布置密而科牒煩日思解縲
離鞫則不宜驟繩之以漢法或因我豪右奸民誅求急而驅迫
苦一時反側未安則更宜多方禁戢一意調和總在督臣朱變
元密察順逆情由徐審撫剿大勢毋或行百里而半九十致遐
方再生事端重費收拾可也乃若楚省所報土蠻諸零賊誠合
數省兵力一舉而殲剿何難難在地方永保無虞則當進而亟
圖根本至計臣愚昔奉使岷藩湖以南諸郡縣所往來經行之
地也見中多崇山廣澤大盜最易窟藏其荒遠斗絕人跡不到
處卽係搖戶地界出沒尤爲叵測所賴米不外散家有餘糧徧

地薪蒸無慮不給於用民未至於饑窘生心耳然而地闊人稀動隔千里代巡耳目所未周緣此吏治日偷積習難破非焚尅病民卽宄鬪廢事求一留心地方卓然自拔民上者亦鮮矣馴至禁約不行獷悍成俗民間惟力是視私相讎殺者有之官胥苟安目前城堡不修器甲朽敝守禦百無一備所過諸郡縣比比皆是若僥倖無事則已萬一變生意外以素無善政之官率久失教養之民擁孤城而派防守張王卷以禦暴客將見不攻自潰何待大敵臨前臣所謂零寇不定剿本計當亟圖者非無見也據兩省疏報寇叛等事俱在三月異地同時賊勢雖各不齊當機總無可忽恐在事者視爲疥癬末疾便成胸腹隱憂因敢直據所見布其一得伏惟聖明俯賜裁察一體申飭施行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九

初四日奉聖旨奏內事情俱有旨了據稱湖南各郡縣吏治日偷備禦全廢該撫按何無查飭還著嚴行督覈不堪的卽指參重治不得徇縱貽患該部知道

汝宛盜窟悉平疏

閏四月初六日具題

爲汝宛盜窟悉平殘黎復業伊始若知痛懲既往亟宜蒞飭將來謹就愚見所及酌舉數端以備採擇事頃者土渠楊四侯馭民郭三海等相繼擒斬汝宛二郡從此時撥雲蔽日一路廓清矣乃節據前後疏報官軍焚殺賊數不下萬人其投誠就撫散遣歸家者更不知凡幾也嗟乎始不過二三十市僧負小小材智雄視儕伍中耳孰聽之盤踞多年糾合多眾一至於此竟不知從前有地方責者何故一味悠延漫無剿禦任伊縱橫狂妄只如不見不聞由今追昔能無令人恨恨幸大愆既殄良民再甦始知有耕田鑿井之適父母妻子之懽然臣猶慮害氣散而真氣未還非事事悉心區畫人人加意綏撫未易旦暮收拾也謹

奏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十

舉懲蒞款要爲皇上陳之一在課恒業以固根本朝廷畫界分民無論君子小人各有本等職業自游手閒漢多而地方始脊脊多故要知人各謀其事志自無暇他營苟盡失其業勢必至於聚逞此其大較也臣聞賊夥黨實繁自生員以及諸雜色人無一不備豈非失業卽失身之明券乎今宜敕下該有司乘此痛定思痛時廣曉諭嚴禁約必使父誡子而兄勸弟驅游惰爲劬勤挽畧詎爲原樸毋得如從前借備寇名色私創營寨矜語游俠妄覬非分而損本等職業以從之復釀意外釁端也一在慎舉動以厭眾心古良牧能馴及異類何有於弄兵之赤子惟向來官司德旣未足格民而力復不能制暴二三強梗孰肯俯首受其驅迫因而公然負嵎成兩不相下之勢自侮人侮又何

尤焉今宜敕下該有司舍舊習而勵新圖念念平恕公廉自然
威重難犯鰥寡既知傾心強暴誰不斂跡毋錯認貪吏不可爲
而可爲身處殘破之地仍工漁獵之謀以致賈怨無己再見地
方騷動也一在決誅剿以絕根芽么麼鼠輩擁眾動稱數萬養
成氣候豈惟一朝若其氣候未成早定計誅剿一力士縛之若
刳羊豕易耳唯前後在事官司多半容頭過身畏賊如虎始
而暮夜椎埋不問漸而白晝劫奪不問甚而僭號稱王攻城掠
堡亦漫置弗問安得不如火烈烈日熾一日乎今宜敕下該有
司時時留心偵訪果有狡聚陰謀於將動未動時密速申報撫
按應解散者即時設法解散搜捕者立刻督兵搜捕毋徒諱
有事而務姑息概從隱匿不報馴至養虺成蛇飽其毒螫也一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七

在籠才傑以散愚頑夫揚四郭三海等號召多人瞬息千萬亦
必實具有過人之才爲羣盜所懾服非僅以膂力稱雄若先期
收而用之既不煩我多兵兼或資其一臂惜當事者未達權變
失此機設耳今宜敕下該有司不拘士農工商有挾才負氣技
勇超羣者許所在多方物色羅而致之卽將籍貫姓名開報撫
按或編入鄉勇協防或隨赴行間殺賊安置得宜將見收十數
人卽可以散千萬人是亦化多爲少化逆爲順之關鍵也但須
得素具眼力兼善驅駕者破手爲之恐非一二循謹吏所能擔
任耳以上開列諸款豈真有秘密作用卽能杜釁塞瑕不過就
前此已失之著爲將來補救之著是在道府州縣多官實實從
新整飭保此一方永永無恙則庶幾矣若乃久困之災黎畢竟

作何蠲恤新撫之脇從有無區處安全賊窟雖經踏平果能保別無竊發逆產見在清理何法使不擾良民種種善後事宜尙覺千頭萬緒應聽該撫按相機酌行次第條奏臣愚非敢臆斷也

初八日奉聖旨奏內汝宛懲竄等事宜該部看議速奏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三

臣科偶值乏員疏

閏四月初九日具題

爲臣科偶值乏員營差勢難久待謹據實奏聞因酌思變通一法恭請聖裁事照得京營一差今歲輪在臣科自左給事中張第元陞任關西臣等卽應照例推舉另題接管所以遲遲至今者非敢故意稽延實出萬不得已蓋臣科逐日奉行事件半係邊腹軍機抄發宜早督覈宜嚴比別科較爲煩劇見今在科辦事止有臣等三員除臣代之奉命巡視銀庫兼理新舊餉務外一切守科接本註銷直鼓等務皆臣士楷一人分頭料理未嘗晷刻偷閒也若復循資差去將來守科竟無一人責臣左畫方而右畫圓保無意外疎誤乎臣前此躊躇若有待者聞吏部四月急大二選後卽行考選或銓補有人彼時議差未晚不謂部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三

務殷煩日復一日至今未考等待業已多時營務萬難再誤臣爲此廩廩因與同官商酌久之思一通融接替之法合無查照明年此差應輪某科卽就某科推舉一員先期受事待歲終報滿時復關轉臣科接管以完今年未了之局揆之事理似屬可行且檢六科歷來舊案原有本科員缺別科借用之例何獨以此差不便借用乎如或以爲議屬創始恐紊垣規惟有容臣等少需時日俟考後填補多員仍在臣科挨序推舉以憑點用既免彼此妨誤兼不失相沿定序事理更覺安順統候聖明裁奪命下臣科遵奉施行

十一日奉聖旨這營差著俟考補後該科挨序推舉

漢南餉絕兵疲疏 閏四月十七日具題

爲漢南餉絕兵疲危蹙已甚乞敕該督一面殫力赴援一面設法拯濟免致變生意外震及藩封事自賊目小紅郎等數股闌入漢南一帶盤遶不去彼中疾呼望救半載有餘矣近且報道路梗塞餽運中斷斗米至值錢千六百文賊遂逼犯郡城見在忍死拒守幸督臣洪承疇親統大兵自徽進發藩封重地或可恃以無恙然而前此數月間竟不聞一騎馳救者何也未嘗無可調之兵未嘗無可遣之將祇緣漢南一帶相隔寫遠雲棧崎嶇諸將避險畏難未免望而裹足僅拋此數千川兵抵數股勁賊聽其乍饑乍飽自勝自挫而諸將若無與焉者世固有此擇地後蹈之大帥聽人圖便之軍政否且川兵業不能以步勝騎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古

矣復責之以饑勝飽乎念茲數千人招之唯恐不來者何心留之唯恐復去者何心旣來之旣留之而仍不爲之區處得所坐視暴露饑窘漫無痛癢是又何心如此而妄冀得外援死力求兵至無諱非人情也今督臣親率總兵賀人龍等赴漢城策救計此久踞之賊大兵一至自當卽時驅散臣所鯁鯁慮者地方災傷已極小民貸食無門雖多方挪湊輪輓不憚維艱而商販難前本色如何接濟嗷嗷萬眾盡將辦千錢以易斗粟其能久乎至餉斷四十餘日該撫疏稱川省外解本地額解兩路俱已絕望刻下權糧緩急畢竟用何法以巧炊藉何項爲續命是皆不容不早計者也惟此久戍之川兵以爲屢戰屢屛漸成疲暮則無如撤回便或猶望其鼓一臂之力自當仍還以一飽之資

若只如近報所云樊參政挪借多金羅副將罄囊措辦苟且支
吾度日勢必憤逞激逃據稱行間饑卒被賊誘去數名此已見
其端矣可不爲寒心乎是又不容不早計者也總在督臣銳心
以辦賊實心以圖民更苦心以調兵務期著著俱到萬無一錯
親藩安而我皇上篤親一念亦與之俱安矣

二十日奉聖旨漢南措餉催兵俱有旨了該部知道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五

紅本姓名參差疏 五月十四日具題

爲紅本姓名參差請旨改正以便遵行事該臣科於本月十三日接得兵部題覆河南巡按楊繩武一本爲飛報失陷縣城併參失事將吏事奉聖旨王家楨著罰俸五個月左光先著再降三級剿賊自贖孔貞芳等著遵前旨確查馳奏艾毓初吏部議覆欽此欽遵卽時抄出未及發行臣再三磨對因知兵部此疏爲浙川失事一案就內輕重處分已經奉旨無容擬議惟是按臣原本與該部原擬俱有總兵左良玉姓名則降三級剿賊自贖者乃左良玉而非左光先也細釋明旨不曉何故參差或票擬疎於查閱或謄寫一時偶訛俱不可知但布之四方旣無以爲觀聽傳之行間更不便於遵循軍政賞罰所關必須確示指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六

歸終難冥冥臆決臣以看詳爲事不敢不求其安除將原本收儲在科候旨抄發外伏祈聖明卽賜簡查俯准改正命下臣科轉行該部遵奉施行

十五日奉聖旨左良玉旣訛左光先著改正行

島中禍亂相仍疏 五月二十八日具題

爲島中禍亂相仍殘局已難收拾謹陳應變急著暫紓刻下卮危事兩日前見登撫楊文岳緊急塘報一疏止言島兵鼓譟開刀殺人尙未詳及叛亂何狀狀殺何人臣已切切然憂之頃連接關撫馮任遼撫方一藻兩塘報中有潰兵內變道廳遇害總鎮挾留商民死者不計其數近岸兵船盡遭搶擄等語臣展閱未竟不覺拊膺長太息曰何天心久未悔禍喪亂宏多一至此也日者該鎮有焚船奪船之報復有麗國輸情送款之報方以爲藉此一旅孤撐稍壯沿海聲勢豈虞毒從內發厝火自焚總緣陳洪範平日機變有餘廉威不足且帳下纍纍多人半屬江南游棍婪尅招搖恣行無忌將卒之離心久矣今日之禍固宜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七

有之未可云意外之不幸也此時將移兵誅剿用彰朝廷討叛之義而力旣未遑此時僅畫隅自守視爲劫質主帥之常則勢將何底且其從叛決計東奔如驚猿怒馬不受羶鎖卽奉有多方安撫之旨該撫監鎮能傳檄而定乎爲目前計惟有就塘報中所稱挾逼鎮臣上本招撫一著因便而借用之計該島見集兵將不下萬人豈必人盡甘心附逆中間勢由迫脇情出無奈者固自不少特負罪旣深玉石罔辨急切歸正不得耳該撫監鎮宜於武職中擇其忠實警敏緩急堪仗者一員指授方略親赴長山左側相機進止徐察順逆之狀明示不殺之仁果官卸甲投戈暫許圖功自贖或者狡謀因之猶豫而無所施其招誘未可知也伺其形勢稍定反側粗安猝起而密切圖之募敢

死爲腹心寬渠何難立縛懸爵賞於不次同惡必至相戕或者
黨羽日就解散而威命自此震疊亦未可知也是則陽與以撫
之名而陰收其剿之實兵機控縱在手只在變化用之耳乃若
當此緊報狎至海波鼎沸之時遠哨以廣耳目嚴兵以備意外
固也而第一要領更在慎舉動以定人心聞登萊二郡小民日
行轉徙糧食委之而去米價一時頓賤既數月矣該島構此異
變正如隱痛未消驚弦隨至聲唳心悸詎免抱頭分竄是又須
地方在事各官與以安全可恃之地毋或擾動以苦其心毋或
張皇以亂其性時加撫慰三致意焉何得聽其自聚自散漠然
不爲動念也諦審已覆之殘局別無補救之良圖如果膚見可
採統祈敕部再加詳酌轉行該撫監鎮密速施行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六

二十九日奉聖旨已有旨了這選將相機操縱安慰兩郡民心

著該部看議具奏

本日午時封發隨送兵部

叛兵聽撫誠偽難憑疏 五月三十日具題

爲叛兵聽撫誠偽難憑雖屬一時權宜尙須萬分詳慎事臣昨因島變具疏以相機控縱爲言意將借招撫爲題暫圖緩兵紆禍亦熟籌情勢萬不得已挽水救焚之急著也乃未及奉旨而登撫揭報隨至果有陳洪範代爲乞撫之事據稱眾叛見今撫定各願圖功自贖至前後激變根由則盡誘之死事二臣而已事在海外誰爲見聞妄言之姑妄聽之臣未暇致詰也獨所謂招撫之議刻下猝難剖決或者沈志祥王世泰等多人明知越海寫遠朝廷無意加兵姑且歸命目前再圖騙餉後日則就撫之情近眞固未可知第若輩業已戕殺多官更何有於總鎮能信此一紙公移果出洪範乎就使出洪範之手焉知非拘禁密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九

室承之以兵怖死而勉爲代草者乎將一一悉如揭中所請討糧則與糧討綿布則與綿布討家眷則發家眷無論大體若何目前保無藉寇而齎盜乎是皆不容不再三籌慮者竊以爲撫監諸臣宜一面宣中朝威斷不測當下許以自新一面委能幹的當人員往察順逆虛實俟有安撫確情另行奏奪當下卽許者所以緩其走險之謀偵實後行者所以防其伏械之毒總之撫之一著用彌瑕釁於一時則可認作綢繆之本計則未可也借以阻投敵之路則可仍倚爲 之人則未可也大抵東島烏合多眾半係失業遼人喜亂嗜殺漸與犬羊無異且十數年以來兵丁謀變屢聞竟踵昔年牙將故事主帥廢立擅意頗微藩鎮留後爲名似此法紀蕩然誠未可以內地之治治之者不

得不如是密慮周防耳臣見此一事同時兩奉該部看議之旨
因再參詳事機用佐末議伏祈敕部一併酌覆施行

六月初二日奉聖旨奏內幾宜該部看議速覆

本日未時封發
本科隨送兵部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羊

宗室真偽莫辨疏 六月初十日具題

爲宗室真偽莫辨微漸種種當防伏祈聖明敕部遵照越關典例斷在必行以弭意外瑕釁事本月初六日該禮科送到分守中西二協監臣杜勳題爲嚴稽來歷以肅王章以靖地方事奉有該督監撫按查明據實奏奪之旨臣詳閱此奏知爲宗室潛至薊門一事因取發下牌票五件逐一驗過俱不由臣科掛發其爲無疑所未能遽斷者宗室之是否假冒有無名封耳見行該地方查奏臣似可以無言第思從來一應牌勘按期赴科掛銷卽一夫一馬一廩一糧必經再三斟酌手自裁定大約甯縮無浮斤斤不少寬假豈料若輩在外如許蔑法橫行而臣科反不得糾舉無乃舍其大而繩其細與所云問無齒決者同類並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三

譏乎且非獨此一事也兩月以來外則真定按臣李模有確據縣驛被擾之奏淮揚監臣楊顯名有藩王駐揚日久之奏內則該門與該寺奏報進城月必數見守門直日官軍近且罰不勝罰矣似此游行罔忌旣非所以肅宗規到處擾驛病民亦豈所以固邦本然此猶其顯者耳臣更惴惴有隱慮焉今海內寇叛狡窺流土競逐山藪僻徑在在伏戎宗室往往來來最易招人耳目設或一時不戒誤墮虎狼之窟寇中雄黠者不少保無挾之以爲重擁之以爲名因而恫喝鄉愚號召徒眾者乎一當慮也向來閉置一城自然不見可欲今業聽其馳走四方萬一久留繁富之地出入佳麗之場戀不能割奸人乘機挑誘復能責其恪守禮度不至爲所欲爲乎二當慮也且所過地方未必不

預地方之事倚客侵主官司莫可誰何恃尊壓卑小民何堪蹂踐構怨日深譁變倏起一旦蛟龍失勢受制愚賤之手有不傷及國體者乎三當慮也真者恣意來去既漫無譏防則僞者乘傳公行又誰爲覺察保無賊謀詭稱爵宗徧歷州縣陰伺虛實猝起賺城劫官地方不及措手者乎四當慮也審時察變所慮豈止一端益想祖制首嚴越關之禁思患預防洵非後世所及今亦無事別行鈐束惟在皇上嚴諭各宗再申前禁果有迫切事情許其啟王轉奏如或擅離封域仍復托故流連借題陳控卽應敕下所司一遵典例處分毫髮罔貸併將撥置附從多人加等究治如此則真正宗室有所制而不便徑行影借奸徒無所憑以施其混冒此弭覺壘瑕之大端無容玩忽者也

凌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三

十二日奉聖旨該部知道宗室越擾禁例昭然違奏內違禁必懲併查撥置奸徒重治已奉屢旨著再行嚴飭

凌忠介公奏疏卷五

烏程 凌義渠茗柯著

侯官 王有齡雪軒刊

山陰 邵懋勳紀常重刊

警報時聞訛言易起疏 十年六月十五日具題

爲警報時聞訛言易起乞敕城捕衙門亟行禁諭以安人心事
惟此都城內外四民雜處往來最易傳訛平時旣已不風自波
臨警詎免蒼黃失措此懲訛爲弭亂之本有難聽其自止者也
如今者敵蹤雖報西行內入尙無的據不曉何故遽邇皇皇直
若旦晚卽至甚有造爲四路並進之說者在事諸臣未免疑信
參半小民何知有不轉相驚恐者乎所以然者止因歷年邊吏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卷五

一

不戒伺隙突如歲以爲常旣時抱一無形之震號兼以去秋
觸目未忘復在在凜一接軫之

安得

不未病先呻聞聲輒怖乎此蓋痛心已然而不及察其未然者
也更有一等五方劇聚之徒游閒趁食之輩止知掉舌搖脣不
關利害緩急他若馱煤運米市販雜行則又利在物價高騰妄
作危語相嚇安得不街傳巷播構虛成實乎此又明知未然而
捏爲固然者也痛心已然而不及察其未然者勞民也理宜徧
曉以釋其猜疑明知未然而捏爲固然者奸民也法當亟懲以
破其誑妄是在城捕該管衙門詳察大張榜示一示以邊隘所
在嚴防敵騎未易深入只應各安生理不得無故驚惶再示以
馭眾現具明條首犯何難查緝果有煽誘別隱卽時按律刑誅

有此一番禁諭庶道路相戒於傳訛而繁言自此衰息人心亦自此底定矣

十六日奉聖旨邊方警備當嚴內地詛言宜禁在外著該撫按在內著城捕等衙門大張榜示明諭朝廷飭備衛民俱著安生樂業無得妄聽惶惑自詭伊戚如有奸徒捏言鼓煽驚詫愚民乘機生事藉端射利者該管衙門即時拏究立置重典決不輕貸該部再通行傳飭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皖撫簡用踰旬兵餉尙無成議疏

七月初九日具題

爲皖撫簡用踰旬兵餉尙無成議乞敕戶兵二部作速商酌立
行剖決以便乘時驅剿事頃皇上俞樞臣之請特置皖撫簡用
道臣史可法微獨上游一帶重地有所恃以安全卽金陵以下
諸郡縣亦復資其屏障誠制勝扼要之大計確然不易者也但
置有新撫不得不衛以重兵設有重兵不得不給以全餉此自
相關之理必隨之勢斷無有空擁一鎮撫之名而遂足以辦賊
賊遂因之遠遁者茲據部疏初擬計兵至一萬人計餉至二十
三萬四千兩其數原不爲多纖毫無可酌損惟是統算安慶新
舊兵數約略可滿五千雖未能卽時編伍成列亦旣粗具端倪
不至茫無歸著再募五千便足一萬之數矣獨數內尙有不敷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三

餉銀頗覺累心棘手將仍取之原派之額則就此二百八十萬
有奇中間虛額尙多影借不少若又在內抽割復從何處取盈
影外之影借中之借可遂認爲現在實數足果三軍之腹乎如
置原派而別求附益則回思當日會議之多官不知嘔幾心血
費幾躊躇未能及額卽止豈尙有留餘以爲今日之地垂盡之
肉果堪再剗已竭之脂果堪再吸乎舍此兩端而另商神鬼輸
運之術苟且漁獵之謀萬萬不能亦萬萬不可然則家當全虧
何以爲建牙地也計該撫奉有成命業已旬日矣而未知兵在
何方餉歸何所該撫雖才誠素著膽識過人亦安能拚無兵之
身殺賊驅無餉之兵浪戰哉維時已屆初秋出山狂逞非遠所
宜亟敕戶兵二部同心熟籌從長酌請毋容持議不決再耽時

刻者也至如皖撫之設節制遠至江楚中州地面而近遺江浦六合不入統轄當事者或別有意所不可知但既望應撫以全力畢注江南豈宜仍以浦六二縣疲其遠涉且安慶設撫之後各照信地扼守浦六更覺孤懸卽近日應撫有疏不已爲六合先期告急乎良以寇蹤靡定來路儘多不必盡由安慶也臣愚妄謂不如竟割浦六二縣併隸皖撫早晚呼應較捷一則可以杼一邑之孤危一則可以省應撫之牽顧見今敕書尙未頒給改正官銜添註此段或非難是皆江上未盡事宜果否目前並無窒礙惟望聖明速賜裁擇敕部覆議施行

初九日奉聖旨奏內皖撫兵餉及浦六併隸事宜戶兵二部確議速奏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四

邊備雖經屢飭臨警恐易周章疏 七月十五日具題

爲邊備雖經屢飭臨警恐易周章懇祈聖明再行嚴諭務俾實堪戰守毋溺向來弊習仍飾紙上空言事臣惟數月以來敵蹤往來叵測東西警息紛紜哨報或有異同情勢不甚相遠皆指七八月間爲分路破關之候今雖未審敵耗的實若何而七月之期在再又過半矣金風初厲嘶馬南馳豈有幾倖不來之理惟當刻刻準備以待庶幾綢繆牖戶莫敢侮予耳計屢旨申飭之後連歲懲毖之餘沿邊將吏必將舍舊圖新改換一重面目然而戰守實事臣猶未敢爲邊臣信也夫戰則必有所以戰之根柢今日演鎗放礮明日列陣排營遂謂足以戰乎守則必有所以守之款要在彼添墩置臺在此扼牆把隘遂謂足以守乎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五

試合內外諸臣而悉數之有督撫鎮道復有總監分監處處星列碁布設官不爲不多要皆同載漏舟之上並汎大海之中利害安危彼此共之者也諸臣卽萬無不聯之精神而容有不得不分之疆界卽萬無不化之意見而容有不及徧喻之機宜自督撫監鎮以及文武大小官員不下數十輩果真如周身之有癢共搔有病共撫隨提掇而輒動乎自陵京以及東西諸鎮協不知幾千里果真如鄉井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不待呼而自至乎苟一面失於回顧而數面設防之大局先渙矣諸臣若何而保其面面環相回顧也邇者樞臣覈實邊備一疏責各邊逐件條答駁之至再至三得其供認明確方許立案備照非不綦密綦嚴然此不過如奕家布勢粗具眉目耳儘有熟於布勢自

謂算無遺著猝遇狠手對局不覺當下無主下子先自忙錯者此以知紙上之兵機仍無與局中之著法也今且無論其條答諸款有無虛實若何就使事事周備著者圓滿一朝敵騎突至疾於雷轟電掣果能悉依布置之法牢跣腳跟如山之不可動如川之不可禦乎果所扼之地必無堅瑕互異所派之兵必無勇怯不齊乎設或正當關緊略見參差掛漏舉平日打疊之精神悉亂矣諸臣若何而保其始終不至忙亂也他如行間共守之科牒最尙簡易徑直毋或多指亂視反誤其遵循對壘相持之意氣惟貴整暇安詳毋或輾轉蒼黃先露以破綻凡此平時自固尙不足豈臨警制敵卽有餘恐沿邊諸臣的實能信不徒以紙上空文抵塞目前者亦鮮矣正使朝朝茹葉夜夜抱薪猶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六

慮敵至無日拮据已晚更何待明旨朝夕提命部司往復查核始翻然知所變計哉宴安可懷身名宜惜實著易錯虛倖難邀料邊臣各具有心胸終不敢自誤誤國也
十六日奉聖旨這所奏沿邊諸臣共處巖疆著刻刻按備實堪戰守說得是該部還再行嚴飭

欲辦出海之局須定翦逆之謀疏 七月十七日具題

爲欲辦出海之局須定翦逆之謀特請聖明立賜裁決奮斷施行事竊惟朝廷所以籠馭中外驅駕智愚者惟恃此百代共守之常法一綫可惜之名號耳苟法紀所在不難恣意跳越名號所關可以乘時盜竊強有力者孰不起而圖之則亦何所不至矣臣前此爲島變一事具有三疏明知倡叛有故首亂有人特未敢訟言以致事機輕洩今形勢小定涇渭漸分孰順孰逆孰首孰從業已彰彰在人耳目不煩獄吏推勘矣卽若輩藏頭護尾閃爍百端始而投揭乞撫則借謝之元一人以當先繼而縛逆來獻則僅收孟有陞等數名以抵罪械彌毒而計彌工心日雄而膽日肆豈遂謂舉朝無能測其伎倆併無能制其死命乎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七

臣惟往昔以淮蔡之強藩值唐季之辱主執政者宵決計用兵誅剿則亦不旋踵而赭其宮覆其族應手糜碎矣矧此么麼瑣弁窮島游魂奚足膏我兵刃設謀取之易易耳臣前疏所云莫敢死爲腹心究渠何難立縛懸爵賞於不次同惡必致相戕或者惟此時宜用此著乎若因其請印隨與之以印因其請總兵隨授之以總兵初時志在投叛不難斬關闢出己而念切戀棧又不難據地要求是假王之萌漸而留後之濫觴也是法之所不加而名之所不繫也卽在往代衰朝此事尙不多見豈得聽其公行於離照當天之日聖明全盛之時不且轉相窺伺來其掬揄也哉竊以爲欲再恢島局重整海面莫如亟正島逆之罪首逆旣得餘黨從此帖然而後可以議兵眾之撤留而後可以

商鎮帥之行止如或計不及此而漫責之聽之出海臣不知洪範將仍往石城一帶與沈志祥等同謀協力共事進取乎抑別揀駐節扼防之地與沈志祥等分信拒守鼎峙相望乎是猶豺虎當衢荆棘塞路而思馳千里之遠妄冀出門有功必不得之數也臣職掌攸關遇此封疆大故治亂關頭何敢不持名法二柄以還朝廷惟皇上垂鑒而早斷焉

二十日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本日已時封發本科隨送兵部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八

王師啟行在途疏 九月十三日具題

爲王師啟行在途死賊蕩平有日謹就議所已及心所未安仰請聖裁事頃皇上因儀揚告急允樞臣之請特遣勇衛營一軍會同總理等官協力剿賊業已誡吉啟行分途進發誠所謂擘擘焯焯如霆如雷之師也蠢茲醜孽方將喙突奔命不暇詎敢逆我顏行哉乃都人士見者猶不免且幸且虞一時喜懼兼至焉良以策遣自一人則三軍之銳心齊發先聲及六合則十年之兵氣全銷是可喜也王者有征無戰則舉動貴出萬全王旅不測不克則進止豈輕一擲是又可懼也顧何以答下民之仰望釋海內之驚疑亦惟曰庶幾無擾民無養寇過往邁返指日告成而已市芸不變之風豈易得之今日圻父爪牙之詠所難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九

惟此禁軍誠一旦反驕橫爲節制反柔脆爲驍果反平日之逍遙觀望爲此行之衝危蹈險以此無敵於天下其不謂之王者之師乎乃臣則願該地方之無滋諉卸也旣得此股銳師則原設之額兵氣增百倍儘堪分頭堵截萬無拱手退聽之理設或全靠此一軍而因恃生懈因懈致屃進旣不獲相從退復不能相救不幾以禁旅爲孤注而來內外之蹉跌乎是所當戒者一臣更願該地方之盡泯猜嫌也旣存內外之防兼分主客之袒猝遇利害緩急能必其臂指聯而首尾應果實實從滅寇起見內臣自不必存忌外之心外臣亦不應萌輕內之意總在惟敵是求盡敵而返大家打疊精神以仰紓宵旰於萬一此內外各盡之職分也設或界限太明以致水火交構得毋師老財匱終

貽不結之局乎是所當戒者一凡此皆諸臣所言及而未盡者臣不妨再詳其說耳至若師行糧從節奉明旨止云戶部填給糧單申飭沿途應付卽戶部覆監臣一疏亦未見聲說明白竟不知所謂填給預備者果借支總理等官之剿餉乎抑卽支該地方之額餉乎臣以爲給餉至一萬二千人不爲不多量期至一年半年不爲不久此時若漫無割劃後日將憑何開銷萬一地方以供億浩繁而擅行科斂則病在民以款項無著而出納惟吝則病在兵以轉輸不繼而本折中斷則病在剿局是宜敕部從長酌妥一一聲說明白俾在外曉然知有歸著旣可悉心措辦兼可安意應付矣理臣熊文燦起程有日延今兩月有餘行蹤仍無的據殊不可解似宜敕部再行檄催早一日受事則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十

地方早一日料理毋或遲遲其行致寇氛東衝西突大費將來收拾耳故因協剿一事而附及之

十四日奉聖旨禁旅專征主客聯絡合剿已有屢旨行糧何款開銷併理臣速催受事俱著明白查奏該部知道

廢帥違禁鑛營疏 十月初二日具題

爲廢帥違禁鑛營供證尙未詳確乞敕該部再行嚴鞫務得指引實情以明微臣素心事臣昨日見錦衣衛有遵奉聖旨一疏知爲原任總兵王業隆鑛營起用等事因取全疏閱之前後供認口詞歷歷在案與臣纖毫無涉臣自可以無言第中有姓范者說是凌科的親一語則茫不知所謂矣臣安能默默處此竊念臣科與兵部雖云相關各有職守凡武途之陞除武功之勘敘悉聽該部自爲張主臣科不得過而問焉至推用大帥則必會集多官面加商酌苟所擬未當駁正則有之從未敢輕舉一人以對者亦以職掌當明嫌疑當避部科相信共守賴有此一重界限耳不謂更有王業隆者癡想妄營一至於此其謀業已不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十一

行其詞初無旁及臣固可無辨也獨招內所謂范姓者舉其姓而隱其名不無令人疑詫臣親識在長安者無多人固從無所謂范姓者也非親而認以爲親意欲何爲非親而使人共指爲臣之親是必有故則所謂范姓者其并非循理奉法株守無爲之人明矣據衛招云不敢去說卽時回絕後邊又去別尋頭路等情亦幸而有此不敢一念葛藤當下卽斷耳設或見利生心絲牽蔓引臣暗中不已受其黠涅乎若不趁此時剖明而使人到底誤認此范姓者爲臣之親臣能事防之刻刻備之乎今各犯業送刑部見在究擬伏祈敕下再行詳鞫卽著領到范家之陳恒甫根究所謂姓范者的係何人與臣有何瓜葛在京作何勾當根究明白一併提到訊質雖不在指借撞騙之條亦當

正其無故招搖之罪庶微臣兢兢素心藉此一番揆剔幸不至
以身爲垢府也
初五日奉聖旨該部一併究明具奏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三

敵情暫時紓緩疏 十月初六日具題

爲敵情暫時紓緩邊吏倍宜益防謹再瀝愚誠懇祈嚴命重申
事臣於七月間具有邊備雖經屢飭臨警恐易周章一疏奉旨
下部嚴飭念彼時警息紛紜謂其轉眼卽到八九兩月不知光
景若何戒嚴已而屬邑謀報無憑東西蹤影俱寂今日日緩一
日歲內或保無虞然而臣心更切切焉若有憂者竊以爲其來
也不足懼其未來也不足喜其猝至而撓我以急也當以緩待
之其暫伏而嘗我以緩也當以急持之蓋衝邊與腹地不同治
內與治外迥別一日有一日之料理不謂後日有待而今日尙
可以優游一處有一處之堅瑕不謂大處緊嚴而細處不妨於
關略所恃以防守者城堡墩臺也得毋設而未及完完而未及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三

固尙有待於補苴塗窒者乎因之補苴塗窒惟此時易易也過
此時而寇迫門庭則雖有城無守矣所恃以衝陷者兵丁馬匹
也得毋老弱汰而不盡汰倒斃補而不盡補尙有待於挑選購
買者乎因之挑選購買惟此時易易也過此時而兵刃交接則
雖有人無人矣所恃以整搦者糧芻器仗也得無本折不必盡
充物料不必齊備尙有待於設處措辦者乎因之設處措辦惟
此時易易也過此而敵壘壓境則雖有資無資矣總之此日之
安閒爲我之安閒則異時之忙迫亦屬我之忙迫知異時無限
之忙迫爲我之忙迫則此日一刻之安閒併非我之安閒豈不
日戒獯狁孔棘古人何若是憇憇多懼哉不棘而時有以待其
棘豫道也若云向來整飭有素巖疆萬無可虞則頃者部臣一

番查覈破綻已自難掩其他查覈未到者瘡孔更不知若何能
遽恃以無恐乎沿邊諸臣誠念及此必有不寒而慄刻刻靡安
者矣至勦督吳阿衡臣尤不能無厚望焉西協首當其衝闌入
頗易督臣領袖諸撫擔任非輕阿衡雅具兼人之才夙負指揮
之略臣何忍以株守管見量豪傑之淺深所願効他山之砥者
亦惟曰攻取戰守實事也無虛言之呼吸生死危事也無易言
之選材任人公事也無私言之聲色宴樂佚事也無侈言之只
此四事而瞿然知所自反焉斯真不敢不以豪傑相待矣臣同
官葛樞具疏規正已稱剴直臣以封疆事大利害攸關際此三
冬閒暇之時恐貽懷安敗名之咎不得不灌灌相告耳統惟聖
明再行嚴飭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七

初九日奉聖旨奏內防守整糊預加料理亦於邊政有神著嚴
飭行該部知道

鎮臣雖報出海事機尙屬未定 十月十一日具題

爲鎮臣雖報出海事機尙屬未定乞該撫監密速馳探加意嚴防事日因島變未定仰煩宸慮躊躇者數月於茲矣大要殲渠散黨一事宜速不宜遲速則可以圖功遲則更釀他釁此事理之易見者不謂陳洪範奉旨之後又踰兩月始報成師出海計出海以來今且二十餘日矣從茲首叛立就誅夷島眾以次遣發消沿海百年隱憂慰至尊日夕東顧豈非藉此一舉之力然而揣情聚勢有不可知者三焉念發難之始一切未及布置何難猝起密圖今遷延半載氣候已成悉索精銳以樹防廣植腹心以自固必且不遺餘力鎮臣到時官斂手而就縛乎不可知者一也微聞叛首私人都下朝廷一動一靜無不密相傳報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五

豈有在內往復設謀連章累牘毫無透漏之理網羅雖布能宛轉誘之使入一一惟我擒縱而略無變計乎不可知者二也矧洪範脫身來歸未必不藉志祥一人之力感激而圖所以保全容或有之險隘相逢事權在握以小不忍而亂大謀孰禁之乎不可知者三也有此三不可知而島崇之或靖或否仍屬搖搖未定豈可不爲寒心哉臣愚以爲此等事情只爭眼前下手卽時下手則亦卽時平定矣若或機倪動而未決濡忍有餘割斷不足將來事豈止不得成功而已也蓋前此猶未定首叛何人今已顯斥沈志祥一人爲罪魁矣前此猶示招撫羈縻之意今已會集多師聯鯨出海明以剪逆討叛爲先聲矣臣不知爲志祥者將仍然戀住該島聽異時四面環攻而忍死以待乎抑將

北走■南走越逞困鬪之力爲挺險之計乎過此卽爲風高水立之時東西阻絕之候縱有百千船隻數股師氣我不能往彼不惟有餘地以全身兼可乘暇日以繕備若云憂在乏食則透販纍纍日用必須之物業已無一不具我又安能制其死命也哉恐窮島游魂一到春初冰泮不決計投■必且轉掠沿海諸郡縣二東騷動將自此始矣此安危緊關只在眼前剖決者也伏祈敕下該鎮撫監諸臣首當密切馳探探則必探鎮師進取方略若何無仍聽捏報以了事更在時刻嚴防防則須防來春或有意外毒逞無徒恃越海不足憂必如此而腳跟始固別無動搖以我之有定勝彼之靡定立於不敗之道也

十四日奉聖旨陳洪範出海進取機宜作何布置著該撫監密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六

切馳探毋令觀望坐失事會兵部卽行申論

本日未時封發本科隨送兵部

請旨安置罪師疏 十一月十七日具題

爲請旨安置罪帥以靖地方事項者廢帥尤世祿貪橫不法罪狀顯著監臣牛文炳據實奏參奉旨革職究擬似已翦其翼挾其爪縱負狂嚙之性亦窮於計無所施矣然而山右士大夫不無鯁鯁過慮者則以克焰雖除狡窟仍在恐不爲去惡務盡計將來播毒一方終無已時也何以言之蓋前此未經革職儼然身列冠裳尚如此其決裂今應盡法究擬業自夷於匪類甯復顧有防閑將無逮者自逮擬者自擬而攫人之手已滑亡命之徒實繁他時更不可問乎夫然則斗大山城再贏幾多金錢供其吞噬幾多婦女供其奸占幾多生命供其鞭笞也矧今茲鎮臣虎大威固世祿舊日之部將也共城而居一廢閒一見任體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七

統旣多窒礙事權亦屬難行將岸然與之角異則臨以故主之勢必能掣當前之肘若轉而一味和同則旣辜士民之望恐終冒合汙之嫌計該鎮處此未免左支右吾前瞻後顧責以僂力行間而展布四體不誠戛戛乎其難之哉查世祿向來籍貫原在榆林此地旣難容身自當另圖變計惟有間擬之後卽時回還原籍爲便第世祿僑寓甯武日久廣置腴田大宅多買歌童婦女業已棄故鄉若甌脫踞任所爲郿塢矣若不奉明旨發遣而望其逡巡引去當下毫無係戀萬萬不能伏祈敕下該撫按速將世祿所犯事情從公研審隨將本犯應得罪名依律問結勘其任所置有田宅若干悉聽自行變價勒限發回榆林庶甯武一帶永脫水火之災而鎮臣虎大威亦免受及門之累斯乃

巖疆利害所關臣愚實見其大初不爲罪帥一人菟裘計亦不止爲山右維桑計也

二十日奉聖旨尤世祿著該撫按作速遵旨提究奏奪該部知道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六

邊臣屢以病請疏 十一月十九日具題

爲邊臣屢以病請跡涉規卸謹循職駁正特懇聖明嚴飭事臣
惟天下事以直前邁往之氣乘之則無所不易以退縮觀望之
心處之則無所不難從來難易無定形止爭官擔當與不官擔
當兩念耳衝邊何地今日何事可得以及進且退之身半任半
卸之局爾焉不可以終日而能長保無事克鞏萬全者乎惟茲
秋防報竣晉撫吳姓積勞成瘵實實難支累牘告哀微恩允放
聖明固信其無他亦人人知非假託者也乃一時邊臣妄謂此
例可援紛紛各以病至未老而乞休不已無疾而呻吟在牀何
爲者耶始則宣大兩撫先後引疾控籲奉有明旨一則云正資
保障不必引請一則云速出料理邊務不得屢陳可以已矣乃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九

未踰兩月大同巡撫葉廷桂再疏繼至具揭到科不太汲汲乎
夫雲中上谷警報近雖未聞戰情殊屬不測乘暇繕備刻值千
金是豈閉門穩臥之地二撫駕輕就熟歷有歲時年力正強意
氣儘銳亦豈偷息視廕優游待老之人若明知未必得去而嘗
試以請則此請爲習熟通套不應見之疆場任事之臣或志在
保全身名而借病求去則此去爲脫卸便門更非所望於豪傑
圖功之際有一於此二臣將何解焉卽該撫揭報近日病狀倍
極委頓支離之苦誠堪愍惻臣竊料以爲未必至是設果有之
還當察其就裏虛實若何得無瘡已甚矣而血氣未動良醫在
傍別有窺其隱者乎何居乎而若此也惟今日爲邊臣者時時
著此病根於胸中所以遇事不盡擔當設防不盡完固決策不

盡剛果在上既懷傳舍一官之意在下誰無苟且塗飾之心誤封疆而饋大計莫此爲甚始猶假病在身後乃真病百出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臣實爲諸臣懼不惜以逆耳之箴當苦口之藥更得嚴綸徧行傳飭當下一番喚醒是卽邊臣陡然汗出霍然病已之日也

二十二日奉聖旨封疆多事豈邊臣引卸之時今後各撫再有杜門假託連章瀆陳的必不寬宥該部著卽通行嚴飭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三

鄖陽無裁撫之理疏 十二月初六日具題

爲鄖陽無裁撫之理鄖撫非堪任之人乞敷該部速議更易毋或因循不決貽誤剿局事臣惟今日然而明日未必然者行間百變之情形然其所以然而不執其固然者兵家應變之機畧卽如今歲三四月間樞臣合算剿局倡爲四正六隅之說議裁鄖撫而卽以總理兼之奉有欽依何止一次後因賊勢盡趨江北不得不置總理於廬桐之間而前此合算之局面又當一變矣樞臣始起而請設皖撫再起而議裁鄖撫種種條奏前後互異亦迫於勢之不得不然初非自相牴牾強生枝節也然欲裁其官而姑繫其身旣無以爲鄖撫地不能爲兼之實而尙驚兼之名更無爲總理地二者均未爲盡善臣敢就愚見所及以兩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三

言決之夫亦曰未可去者撫治一官亟宜罷者治臣一人而已何以明之鄖陽僻處萬山之中界連四省地曠人稀最便奸盜藏匿在先朝無事時猶以伏莽時發創設撫治衙門豈以今者流寇蹂躪幾徧七屬反無故而議撤乎竊恐此衙門一撤襄鄖唐鄧之肩背益孤商雒漢興之血脈都斷禍有不止於該鎮者此鄖撫之不可裁無待再計者也且總理一官視賊所向刻刻宜在軍前者也若高坐鄖陽則各省奔突之賊勢安能當下具千里之照若馳驟行間則鄖鎮應行之事宜孰爲分身樹兩地之防勢必前牽後掣徒疲馳逐之精神左支右撐何裨合剿之全局此總理之不能爲撫治又無待再計者也惟是該撫陳良訓者其才品不具論論其撫鄖近狀則旣以飾報被糾奉有該

按據實速奏不得蒙隱之旨再以縱子被糾奉有該按速查馳
奏不許隱徇之旨旬日之內屢經抨擊兩奉嚴諭知其伎倆已
窮意氣不堪再鼓矣且方剛之年力既邁詛怨之眾口實繁望
以重整牙纛而奏效桑榆不仍日誤一日徒以疆事嘗試也哉
合無敕下該部一面令治臣解任一面推才望堪任之臣刻期
往代其治臣在地方應得功罪姑俟該按查回再行確覈未晚
也至若總理敕書帶有撫治鄖陽一道合無更換治臣之後卽
照該部前議准令具疏進繳恐此銜未經改正事權仍屬兩操
徒滋互相諉卸之咎耳是皆目前剿局所關不敢不明白奏請
統俟皇上裁斷施行

初七日奉聖旨該部看議速奏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三

行師時有利鈍塘報不宜參差疏 十二月十一日具題

爲行師時有利鈍塘報不宜參差謹就楚鄖兩案奉旨確查再請聖明遍行申飭事頃者鄖撫陳良訓有恭報剿賊密算搗剿兩疏楚撫余應桂有確查陣亡官兵一疏俱以情形未晰致滋外議一經吏科糾舉一經兵部駁查各奉旨著該按馳奏臣亦無庸再贅第就其前後疏報情事一平心論之議鄖撫者謂其殺良冒功似矣然或者民與賊並匿山間該撫搜剿有心馭兵無法聽其恣行屠僇遂致玉石不分是未可知耳若云此五十一擡耳鼻小級盡屬卽襄無辜赤子則凡有人心者不忍爲此而謂該撫爲之乎臣猶未之敢信也議楚撫者謂陣亡不止七十七人似矣然或者倉卒查報之際人數未及細開師徒挫敗之餘上下恒多隱飾護重爲輕匿多爲寡是所不免耳若果如外傳四五百人喪失過半則幾於一軍盡殲復從何處募補該撫能以隻手障全楚之耳目乎臣猶未之敢信也是在按臣虛衷以察彼真勝負之確情隨據實而剖其若罪若功之疑局使在內得准以行法而在外亦永無後言乃不虛此一番查覈耳臣因思軍中設有塘報者所以通彼己主客之情形聯遠近策應之聲勢中樞憑以爲調度蓋綦重綦要矣兵家勝負何常百戰保無一失勝則勘實報聞敗則據狀自劾塘報豈有令人不可信者乃自有寇禍以來疆吏盡驚虛聲疏揭多半失實或裝砌功級以媚上官或竄改情繇以誑輦下種種奸欺莫可致詰楚鄖兩案所以來盈庭之疑揣噴有煩言者皆塘報失實爲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三

之也伏祈敕下該部凡諸省直用兵處所督撫鎮道等官宜將塘報一事通行申飭今後不論投部文揭具奏本章果係軍前緊密事情務要字字鋪敘得真節節勘驗得實慎毋隨筆誇詡思濶一時之聽觀慎毋事後攙添妄覘他年之查敘慎毋游移閃爍將無作有而飾贗爲真慎毋利己損人捷則攘功而敗則卸咎設或偶犯前弊卽應立罪欺蒙如此則軍政不病於參差而疆吏亦因之鼓舞矣

十五日奉聖旨俱已有旨了塘報失實邇來通弊著嚴加申飭以後有飾玩倖功卸罪等情爾科道官參來重處該部知道

凌忠介公奏疏

卷五

十四

凌忠介公奏疏卷六

烏程 凌義渠茗柯著

侯官 王有齡雪軒刊

山陰 邵懋勳紀常重刊

楚賊日蔓全省堪憂疏

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具題

爲楚賊日蔓全省堪憂直舉目前緊切事情仰祈聖鑒事臣頃因死賊盡趨湖廣該撫塘報無聞中懷焦灼正在繕疏告聞而樞臣楊嗣昌賊勢大約聚楚一疏已奉旨下科無庸再奏矣然楚省橫行之賊不止流寇一股其滲漏情形亦不止塘報一節也就如呂瘦子大夥嘯聚江上柯允峪族屬鼓煽齊安崇陽大冶山亡命更自無算既未覩搜剿奇功又不聞解散方略將終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一

聽其猖獗乎就如臨藍劇賊出沒湖湘郡藩已見震驚屬邑累遭殘燬近且由茶陵犯永新浸浸乎殃及江右矣賊勢日見縱橫官兵不加一矢豈尙未得要領乎總由全楚地面遼濶呼應甚難其有事地方隸在沅撫者旣以流寇分力分心他寇未遑兼顧其有事地方隸在沅撫者復以道府攝兵攝餉運掉終覺不靈內寇未平職此之故未平內寇而望得志於外敵庸可冀乎沅撫陳睿謨久未到任奉旨查奏以來今又四十餘日矣入境奏報仍復杳然律以昔人叱馭之義又安所辭違玩之咎也乃至護陵守卹則鎮臣王觀國一人任之觀國微時止一豪門幕客初無過人伎倆兼以近者負有隱疾在身不便跨鞍驅騁受事業已半年禦寇罕聞實著楚人謂其才氣本領尙在秦翼

明之下大帥固難其選亦何至使庸材濫重寄若此哉是宜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冗闕無能便當亟行罷斥或以護陵主守不主戰鎮臣短於戰而長於守姑准策勵圖功免致臨警易將亦屬該地方便計要在樞臣熟籌而審處之耳是皆楚省目前緊切事情樞臣言所未及不敢不更端補奏伏候聖明裁察二十六日奉聖旨據奏王觀國著該部看議速奏

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秦賊全夥入蜀疏 十二月十八日具題

爲秦賊全夥入蜀川北萬分孤危乞敕該部速議兵餉亟易撫臣以救一方燃眉事臣於前月下旬見該督洪承疇疏內有各賊懾於秦兵剿殺苗頭奔往四川七盤關廣元一帶等語查係十月初十日以前事延今兩月有餘川中寂無一報心竊異之間緩急情形尙屬未定猝難遙度耳乃據近所聞則不啻急在燃眉矣有謂攻開七盤關之後勢成破竹川北州縣連遭剋陷大隊直逼成都者有謂廣元失守鎮臣不知下落撫臣爲賊所窘踉蹌退保會城僅以身免者種種危情傳聞定非無據乃該省撫按司道等官仍未見具一塘報也竊慮以數股方張之勁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三

賊併力致命於一隅其克猛之勢必倍以素不設備之川撫心搖膽落於寇至則狼狽之形可知萬一獨力難支以致省會搖動能無震及親藩併憂及我皇上乎且非獨此而已也惟蜀素號天險亦稱富饒有銅鐵竹木足以利賊之器械有蹲鴟粟帛足以廣賊之衣糧有子女玩好足以饜賊之嗜慾有巉巖峭壑悉具精銳憑高以拒我我兵有往而坐困耳古來草竊之徒踞全蜀以矚中原者不少賊計如果出此西南半壁去矣不更可憂之甚乎目前除徵兵措餉外別無解救之奇著該省流土之兵驍健堪戰者必非一處第當覈某地方宜調某地方不宜調實實堪藉一臂者用之耳似不勞徵兵外省也該省見在額餉

儘足供該省之兵第當覈某項不宜輕動某項可以存留實實足資一飽者用之耳似不勞貸餉外省也是在計樞二臣確實主持求其有裨緩急可耳至該撫王維章以瘡痍百出之身處進退維谷之局旌幢久已無光矣近復與鎮臣不協節節參商安得不決裂至是惟有敕令解任聽勘卽推就近堪任之臣星馳受事變暮氣爲朝氣蜀疆猶可爲也臣以蜀事甚急蜀報甚緩有聞卽告不敢少延時刻伏懇聖明速斷施行

二十日奉聖旨據奏夥賊入蜀州縣尅陷直逼成都勢甚披猖該撫鎮平昔備禦全疎如何未見奏報殊爲可恨著王維章速調兵將多方扼殲毋致蔓延併鎮臣下落該按確查馳奏其徵兵措餉事宜該部卽與議覆

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四

奸鎮通夷事露疏 十二月二十七日具題

爲奸鎮通夷事露胎豐不小乞敕督按諸臣及早消弭加意偵
備以固海防事臣頃見同官葉高標疏論廣東總兵陳謙載貨
通夷等事奉旨嚴查速奏俟其查回得實治該鎮以應得之罪
豈顧問哉第念從來外夷之禍未有不始於內地勾引之人而
邊海之防亦未有不壞於二三薰斷之手據疏稱誘夷船十餘
萬金入之帥府矣夫既誘之使入豈復推之使出夷船十餘萬
金固伊等之所剖腹而藏不啻身命護之者也官拋卻如許費
本竟飄然而颺去乎官因此一番舉動輒斂手而退聽乎勢將
挾貨生端弄兵鼓費海上事終有不可言者是惟該督按及該
道府等官以調馭之精心運控縱之遠略或設法善遣以阻其

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五

開市之謀或陳兵示威以懾其狂妄之魄絕鯨鯢於境外戢海
波使不揚可耳聞閩中數年前夷禍亦起於一攬頭騙銀入手
事發監斃銀已花費無存夷人索銀不得索人又不得遂至聯
艘內犯沿海沸騰今粵東竟以中軍爲攬頭公然騙銀入帥府
視閩海昔年殆又甚焉臣安得不凜凜懼乎因是而思行險嗜
利之小人爲可恨也陳謙以庶姓賤孽竊秉鉞之重寄擁巨萬
之雄貲志滿氣揚富貴已極可以止矣乃猶垂涎外夷非分之
金錢不顧內地眼前之實禍人之無良固有不可以常法律者
聞此事敗露在本年八月乃謙隨於九月內突具聖主恩深罔
極一疏請調衝險用兵之地臣初不解其故或以緣此事機倪
發動首尾難掩計無所出姑爲是欺人大言以塞舉朝觀聽乎

其貪而且狡大率類此事後參詳肺肝歷歷如見諒難逃聖世
斧鉞之誅者也

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奉聖旨陳謙已有旨了奏內事情著速查
明奏奪該督按道府等官仍一面嚴加偵備多方消弭毋得玩
延貽患該部知道

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科印行使日久疏 十二月二十七日具題

爲科印行使日久篆文已見模糊請旨俯准鑄換事照得各衙門設有印記藉以行遠示信釐弊防欺重矣至臣科日行事件非關軍機出納卽屬郵符掛銷其需於印記者不尤重乎伏讀會典內印信一款有年久鑄換之例隨查得兵科之印造自萬曆元年距今六十餘載誠有如會典所稱印面平乏篆文模糊者是亦奏請鑄換之一時矣所以然者止緣臣科軍務冗沓原與各科不同而今日之臣科腹邊多故更與昔年迥別夫善氣虧而害氣勝五金之質猶不堪其銷鑠而況人乎因思兵興二十年以來物力凋耗此中者幾何生齒糜爛此中者幾何臣所爲偶觸鑄印一節摩挲篆文而不禁慨然也伏乞敕下禮部驗
實換給施行

卷六

七

三十日奉聖旨禮部知道

遵旨查奏疏 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具題

爲遵旨查奏事崇禎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吏科送到外抄吏科添註給事中陳啟新奏爲遵旨回奏事奉聖旨考選已另有旨錢糧違礙的著該科據實查奏尹民興顏允紹陸自嶽該部看議奏奪欽此欽遵抄發到部復准吏科手本以中有兵部錢糧該兵科自行查奏臣等因移文兵部查見在候考各官有無錢糧違礙隨准兵部四司先後開送完欠職名到科除錢糧全完職名不開外其有先報起解在府已而陸續到部者併至今尙未到部者謹遵旨一一開列具奏惟是臣科非經管考選之人無查覈錢糧之責所據者止有該部之回文所開者見在完欠之實數至前此各官咨送題考緣繇應聽吏科再加詳覈另行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八

奏明非臣等所敢越俎而問也

計開

車駕司 前任如臯縣六年十二月調興化縣知縣高名衡
本縣原額馬價銀二千一百一十二兩草料銀無子粒銀
三十四兩七錢四分七釐二毫三絲七八年分俱全完訖
元年分馬銀一千七百六十七兩二錢四釐未解到寺因
查該縣覲冊內開該縣前件銀兩解府儲庫見今差官起
解又馬銀三百四十四兩七錢九分六釐前件解府奉撫
院明文扣補該州縣未完軍餉候各屬解到軍餉補還起
解又和銀三十四兩七錢四分七釐三毫三絲前件解府
見今差官起解

前任海陽縣七年六月復除山陽縣知縣黃文煥本縣原額
馬價銀三千四百三十二兩草料銀六百七十三兩子粒
銀六十七兩一錢六分八釐七毫五絲七年分馬草子三
項全完八年分馬草二項全完子銀六十七兩一錢六分
八釐七毫五絲解府未到今准太僕寺冊報前銀已到九
年分馬草子銀三項全完

前任溧水縣五年十二月復除南宮縣九年六月復除唐縣
知縣曾就義南宮縣原額馬草子銀一千八百八十七兩
五錢五分三釐七年分全完八年分全完唐縣原額馬草
子銀一千七百八十五兩九年分夏秋馬銀扣價冬馬二
十六匹向因駁退四匹未掣批回今准太僕寺覆文各馬
俱經補解通完訖

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九

長洲縣知縣涂必泓本縣原額馬價銀七百一十二兩七錢
五分七年分已完馬銀五百七十兩二錢未完一百四十
二兩五錢五分八年分全完其七年未完銀兩據該府冊
報解府通完續咨吏部題考今該府已差吏陸汝翼起解
到寺訖又八年分會同館夫銀一十八兩先據該府冊報
已經解府今已交兩館完訖

職方司 本司並無別項經管錢糧惟有班軍大糧一項其
各官職名從未報部無憑開造

武選司 本司並無經管錢糧

武庫司 固安縣知縣黃奇遇零欠四年分連開柴薪銀二

十六兩九年分柴薪銀二十四兩今已續解到部通完訖
二十六日奉聖旨高名衡錢糧未盡解到著嚴行查催俟完始
准考該部知道

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十

微臣一官可擲疏 二月二十日具奏

爲微臣一官可擲心跡宜明謹瀝血剖陳懇祈皇上敕令部科回奏以雪沉冤事臣於本月二十一日見吏部一本題爲欽奉聖諭事推臣福建布政使司右參政奉聖旨有點的依議用仍帶降二級京堂果否堪任巡撫奉旨甄別何尙稽停著卽具疏通列詳開來看欽此隨於二十四日報名廷謝訖伏念疎逖小臣無關輕重乃猶在宸慮迴旋之中遲至旬日命下臣方感愧之不暇何敢以煩瀆取罪惟是立身居官本末有不容不剖白於聖明之前者惟皇上垂聽焉夫科員之轉監司名爲優陞實則劣處吏部操此例以劫制言官吏科借此題以驅除異己從來有之但旣有一番推敲必有一段話柄非職掌有虧卽品行

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十一

滋議斷未有冥冥決事而可以服本人之心掩通國之論者臣歷俸己踰七年陪推京堂兩次實不解部科所以處臣者何在或所議在居鄉則隱而難信者貪廉顯而易見者貧富通籍十有四年以來臣曾有餘力搆數塵之居有餘財營數畝之產乎在地方則撫按有司等官在都下則同鄉士紳以及往來商販諸雜色人俱可問也或所議在居官則賄囑營私無過吏兵二部皇上試召冢臣而問之臣曾有片紙落吏部之手片言入吏部之耳乎再召樞臣而問之臣曾有片言入兵部之耳片紙落兵部之手乎恐諸臣卽有憾於臣亦不能無端裒捏爲搆虛證實之事也至若兵科職掌首重看詳臣受事一年零五個月風雨晦明從不敢卻避殷憂疾病從不敢偷安逐事條奏積有四十

九疏悉在御前可覆按也雖無顯績可紀亦有微勞堪念今一概抹撥付之東流已矣勿復言矣關一人之進退者小關舉朝之是非者大關一時之功名者小關一生之品行者大如果以爲別有訾議部科宜聲說明白治臣以應得之罪如果所聞推敲之語止云體質清弱部科亦宜聲說明白假臣以休致之名毋徒陷臣半縑半素之間處臣疑優疑劣之地使草草之勞人目前飲淚吞聲好好之驕人將來彈冠相慶也總之甄別京堂鄭重節鉞者乃皇上求才無己之盛心無如當路者卽以此爲引人擠人之妙訣快其恩怨報復之私圖畢竟同己者留內異己者處外躁競者留內恬退者處外有力者留內孤冷者處外市地爲羅彌天爲械誰敢舉此等機關一一明告我皇上哉臣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三

雖去國之身終不忍畏罪不言仰辜聖明高厚也伏祈皇上鑒察

二十八日奉聖旨科道才品兼優准陞監司諭旨甚明凌義渠何謂劣處著議處該部知道

爲再瀝血誠剖明前疏優劣二字以祈聖鑒事臣以八年資俸無故外轉業不避斧鉞奏爲微臣一官可擲心跡宜明等事奉聖旨科道才品兼優准陞監司諭旨甚明凌義渠何謂劣處著議處該部知道欽此臣跪捧明綸不勝惶悚不勝感激夫監司原非劣處之官朝廷初無薄待之意臣何人斯得此已自踰涯敢於其間作欣厭觀哉顧內外並重者皇上原無分別之虛衷而重內輕外者在下從來不破之結習以禮貌言之內則部院重臣可以平等往還外則撫按大吏動以屬禮相格矣以事權言之內則掀眉抵掌一切惟所指陳外則屏氣吞聲事事受人牽掣矣以陞除言之內則呼吸帝座不難一歲三遷外則沉淪

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三

宦海十年不調者有之矣以名實言之內則從容諷議觸事易以見長外則劬勞慘瘁莫知我哀者不少矣相提並論孰優孰劣豈不在我聖明洞鑒中乎卽就部科推臣一事察其所以推臣之心不知其爲喜臣而遷之乎抑怒臣而遠之也不知其真以監司爲優而優及臣乎抑以監司爲劣而劣及臣也借題驅逐路人所知是優是劣又豈不在我聖明洞鑒中乎要知一階半級果繇宸斷主裁何論崇銜何論卑秩何論善地何論遐方雖絕域窮崖一丞一尉亦自有當盡職業宜酬主恩臣固將灑然就之天下豈有不可做之官哉惟出於僚友之傾擠權奸之布置則稍具血性者自不能已於不平之鳴耳臣因是而竊爲仕路之嶮巇嘆也當茲黑白溷淆是非顛倒之日事聖旨甚易

調羣情甚難皇上所以期於臣下者無過職業操守苟職業無虧操守無玷不至自取禍謫斯亦已矣獨是儕輩中翻雲覆雨之惡態爲鬼爲蜮之幻情往往出入密算周防之外雖復兢兢好修臨淵集木一失當路之心豈能長保無瑕之質自立不傾之地哉臣今日宜靜聽處分而復不辭瑣瀆者誠以皇上待監司之意原未嘗不出於優而部科以監司待臣之意實未嘗不主於劣臣前疏優劣二字亦就部科分別之見而分別之非敢以私見爲分別也惟仰恃皇上之鑒憐而已

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臣罪實深臣病已甚疏 三月三十日具奏

爲臣罪實深臣病已甚懇祈聖明立賜罪斥以全微尚以保餘生事頃緣臣例轉一事外議紛紜臣不敢尤人退而自返實植躬處世罪讐叢積求所以致此之故蓋亦多端已尙知之而沉人乎當臣首尾諫垣者七年總值權要薰灼之日踣涼蹤跡從不受其牢籠觸事見疑覺端日積去後護局不已保無授意驅除夫旣不欲冒同流合汙之名復不知高色舉翔集之節臣之罪一也又驟見今之大臣以朋比行其欺蔽假威發恣其貪饕骨戰心驚猝不能忍時或逢人揶揄以致轉相傳播犯所深忌者有之夫旣不能指佞擊邪盡諫臣之職復不能緘口塞兌守金人之銘臣之罪二也兼以性近樸率淺而不識物情對面秦

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五

越而謬倚爲同心投足山谿而錯認爲坦道到處惟見顛迷種種自詒伊戚臣之罪三也負此三罪以遊於世得免意外奇危僅從例轉了局豈非萬分至幸臣前疏心跡已明今已可以忘言矣所不能已於哀控者良以臣茹味最薄稟質最癯夙抱血虛之症藥餌日不去身雖當強仕之年蒲柳已覺先謝當事借爲口實者或以此臣自分宜引恬者亦以此向因兵垣職守嚴重邊腹未安黽勉朝夕不遑啟處未敢輒以病請今旣弛於負擔返初服而賦歸田此其時矣且閩海非兵燹之地與託故規卸者不同監司係分署之官視大吏特遣者有別從前之罪案旣如彼今日之病狀復如此皇上亦安用此支離潦倒弱不勝任者爲哉伏祈聖明俯察臣言字字根柢血誠初非故爲矯激

敕部從重議奏卽行禡削以暴臣數載之愆尤併結臣一生之
出處從茲耕食鑿飲仍屬浩蕩洪恩誓將學道讀書勉圖補報
萬一雖忍饑以待終亦沒齒而無怨臣于冒天威無往迫切惶
恐之至

四月初二日奉聖旨凌義渠已有旨了不必求斥該部知道

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六



延撫賄營最確疏 四月十一日具奏

爲延撫賄營最確微臣覈議有因謹就當日事情詳悉入告以備目前爰書以成他年鐵案事邇者冢臣田唯嘉以貪黷敗職跡纍纍罄竹難書長安兒童走卒欲唾其面蓋亦不復齒於士類矣皇上暫緩其刑誅而姑聽其解任聖意淵微誠未易窺測臣跡涉嫌怨不宜有言而事有相關又不容無言竊從邸抄見詞臣楊士聰參疏有周汝弼以八千金濫撫延綏一事冢臣既自飾辦衛招仍未供明不知此卽臣得罪冢臣之大端冢臣所以處臣之關鍵何得隱忍避忌不一爲我皇上陳之汝弼歷任藩臬所至有貪名大計單款頗多輒以夤緣倖免臣向藏其一單至今尙未慢滅其垂涎節鉞不惜重賄以圖之者匪一日矣

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七

適值唯嘉銓柄入手徑竇大開汝弼託腹友從中多方說合延綏一缺取之若寄易於反掌就裏酬價若干確有數目關通過付確有主名詞臣疏中止得其嵯略或亦未知詳悉耳臣旣知汝弼躡陞濫撫之故所以會集中府時首議汝弼當罷已而臺臣多有議及之者唯嘉旣忌臣知其來歷復畏臣發其陰私不得不去汝弼以塞眾口遂以覆疏內置汝弼在解任回籍之列而銜恨不已始與首垣合算密謀決計逐臣矣臣在中府時匆匆草一議單不過數語繼奉有詳開彙奏之旨復補一單到部微及營倖冒濫之事唯嘉具疏開列止錄臣原單而削去補送一單不以入告豈亦有所戒於心不得不如是遮掩覆藏乎臣愚謂此一案首尾線索總在徐大章顏裁縫二人眼中意中嚴

加拷訊豈有不盡供吐之理懇祈敕下該衛將臣疏內事情一併從公研究務悉指引的名秤兌實數毋謂冢臣既去無事深求舉此等重大獄情概從脫卸可耳然此特千百中一事也若論唯嘉誤國負恩穢狀山積自開府以至丞尉無非其私販之官自京邸以達原籍總屬其藏金之穴自冠紳以及廝隸皆可爲過付之人除周汝弼外其他擾擾營營蟻附蠅逐者何可勝數與臣始末無涉姑未暇旁及以滋葛藤也自念外吏孤蹤去天漸遠一出春明此案永無剖晰之日用是不辭瑣聒冒昧補牘伏候聖明奮斷施行

十三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六

臣病已在膏肓疏

四月二十七日具奏

爲臣病已在膏肓萬難赴任料理叩懇天恩憐臣情蹙勢窮特
允休致以延微命事臣旣以不諳時宜出就外吏復以未達明
旨下部處分皇上不卽加褫削而仍寬以薄罰是臣之生平固
久在聖明洞鑒中矣感激圖報未敢後人無如命實不偶人事
之厄未已陰陽之慮轉侵前此拮据靡暇自覺氣血已虧邇來
憂思徬徨因之夙疾增劇所以然者止緣臣學識不踰中人旣
鮮特達之觀兼以進退值其兩難遂成拂亂之局以恥事權貴
之本懷飾逢迎大吏之面目則病在骨傲而不能柔以數年不
効之鈍質爲今日再試之新劍則病在意慵而不能奮以一時
特起之風濤結將來未了之藤葛則病在神悸而不能安以率

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九

意孤行之夙習學循墻偃僂之小心則病在身踟而不得展似
茲病根種種五內交煎安得不困踣至此今以臣目前症候言
之晝則寒熱間作盛夏猶裹重綿夜則神思怔忡通夕不成熟
寐有時虛火上炎則頭目顛眩不止有時痰氣中結則胸膈閉
塞難通延醫調治迄無一効形雖骨立精已銷亡醫家云諸脈
微細已甚幸注數分明未至錯亂尙可治耳苟失治於可治之
時將來悔何及乎卽今者遙盼故里一水盈盈猶以觸暑長征
沿途蹇滯病體急不能待若復驅之渡江越嶺入瘴熱之鄉受
鞅掌之苦必至危及性命豈止曠在一官臣所爲嗚咽流涕早
夜呼天而不能已已者也儻蒙皇上憐臣八年侍從素無顯過
賜以生旋則自今未盡餘年總屬如天再造戴高履厚曷其有

極或疑臣病出假託請敕下吏部從實勘查立取臣同鄉同官
甘結以明勿欺是乃近日頒降告病之新例所當凜凜祇遵者
也臣草疏甫畢適見部覆原任科臣孫晉告病一疏奉有近來
降調各官每多託飾規避著嚴加申飭之旨臣悚惕明綸不覺
躊躇者兩日矣復展轉思之臣係陞遷之官原與降調迥別苟
非疾痛迫身萬不獲已誰甘決計投閒自同放廢且無病而託
故呻吟與有病而諱匿不吐者其爲仰辜恩眷貽誤地方者罪
正相等臣義所不敢出謹昧死控陳伏冀聖慈垂神矜察臣不
勝戰兢待命之至

二十九日奉聖旨凌義渠著作速赴任毋得堅陳該部知道

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三

今刻原刻異同

闡務路梗疏原斷絕下近城四隅寇騎日見縱橫今無

汝宛悉平疏原非臣愚所敢臆斷也今異

島中禍亂疏原且其下投寇從叛今異

叛兵難憑疏原嗜殺下漸與犬羊無異今異

警報時聞疏原去秋下大肆蹂躪腥氛毒骸今無

邊備屢飭疏原初厲下朔馬孰禁南嘶禾實盈疇內地正堪就

食此自明白易見之事今無

嘶馬南馳原無局中之殺活今異

以待下且晚闖入大家迎頭堵截今異

欲辦出海疏原不乃為外寇轉相窺伺今異

凌忠介公奏疏

卷六

三

寇孽蟄伏疏原無愆乎下語有之鸞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

搏弭耳俯伏寇孽蘊毒既深構禍必烈目前正

當弭耳斂翼之時將來何以支其且擊且搏之

勢今無

殺賊滅寇危事也今異



65468
34183

4126

凌志介公奏疏

(明)凌義渠撰

河北省立

天津圖書館

65468
34183

4126

